

關於整風運動的一些看法

無黨派人士 黃達三

中共新的整風運動早已在全國各大城市開始，我們學院也正在揭發內部矛盾，為整風創造條件。

這一運動的方針、任務和意義，在黨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已割切說明，作者不想重複。現在只想把自己關於這運動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來和本院的同志們商討。

第一，這運動雖然是由黨提出，由黨領導，要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反掉三種主義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改進黨員的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但是，很明顯，這運動的影響卻是關係着全國人民。這三種主義不僅是造成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源，直接影響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從而影響黨也影響全國人民的利益；而且這三種主義直接間接阻礙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從而影響全國人民物質文化福利的提高，影響國家的強盛，影響保衛和平的力量。因此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都應把積極參加這次運動看作是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任何對這運動的忽視或敷衍，都是對黨和國家不夠熱愛。

第二，這運動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的內部矛盾。反掉三種主義也是為了消滅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源。因此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團結問題，而不是敵我鬥爭問題。這樣就必須在運動中堅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任何違背這一方針的做法，對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都不會帶來好處。人民內部矛盾不能很好地解決，對於國家和我們自己都將蒙受損失。

怎樣才算是堅持上述方針呢？就是既要嚴肅認真，又要和風細雨。現在分別從被批評者和批評者兩方面來說：被批評者絕不能抗拒或阻礙批評。因為有的人們也許在被批評者三種

主義之下曾吃過不少苦頭，如果不讓他們把心中積壓已久的憤怒盡量發洩出來，他們心中的芥蒂就無法剷除，黨和群眾的新的團結就不能實現。在一種群眾性的運動中，偏激的感情經常是不可免的。我認為只要不十分過火，只要不是歪曲或捏造事實，批評者有時作出一些不正確的歸結或論斷，可以用不着聲明或爭辯。我們要記住古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不然，批評者會束手束腳。另外，對批評者來說，我們首先要肯定站在我們前面接受批評的是同志，而不是敵人。我們的目的是希望他誠意接受我們的批評，改正自己的錯誤。因此，我們最好是盡量列舉事實，分析他的錯誤，而不要把問題誇大。不恰當的批評，將心比心誰也不要引起反感。這樣就要影響批評的效果，達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至於漫罵或侮辱更不是同志式的批評態度。軋鋼系四年級一部分同學對於我們在肅反運動中所採取的一些不恰當的態度所提出的意見，我認為這是可愛的青年們的正義感。舊的錯誤最好不重復。

第三，希望黨和行政的領導儘可能地切實執行黨中央的整風和工作改進結合起來的指示。因為群眾提出意見。看見了效果，就能感到自己被尊重。這樣就可以增進他們主人翁之感，更加使他們樂於發揮對整風的積極性。也更容易發揮他們對工作的積極性，使他們更靠近和熱愛黨。新的團結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產生。不然，批評者儘管批評，而事實沒有什麼改變，甚至交代也沒有，那就不僅使批評者喪氣，不能達到新的團結，而且要使黨和群眾的距離越走越遠。

因為限於本刊的篇幅，我只能簡略地談這几点。所談的不僅不全面，不透徹，同時不一定正確。但是希望整風運動健康發展的心願却是懇切的。

最大的鼓舞。

我們的意見可能是不成熟的，可是這些意見是完全出於企求我們的鋼鐵搖籃能教育更多更好的鋼鐵戰士的迫切願望。

李士燕
沈友德
楊寶玉
蔣大麟
相59班

整風為什麼停滯不前？

我認為目前整風是停滯不前的，似乎還沒有整到主要的東西。主要的東西是什麼呢？應該是在學校中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問題，是黨群關係問題，為什麼很多老教授不發言呢？為什麼同學鳴不起來呢？我認為是院領導整風有偏差，沒有認清我院的具體特點，整風的精神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我們的院領導忘記了“因地制宜”這個根據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就我們學院這一段來看。群眾所提意見大多集中在個別黨員的惡劣作風上。黨員的惡劣品質是群眾深痛惡絕的，很多同志是抱著幫黨整風的態度去提意見的，雖然有些偏激的詞句，也是難免的。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借著機會對個別黨員報復，採取辱罵的方式，這是極不對的。問題在於整風本身是為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我們絕不能把整風做為象肅反再版，反過來對個別黨員進行人身攻擊，這是不對的，是和整風精神相違背的。

問題在那兒呢？我認為院領導在運動中態度不堅決，對某些問題表現處理不果斷。例如：于樹德的問題大字報已經出了幾十個不滿意的意見。黨採取什麼態度呢？群眾急迫地要求領導表示態度，領導上遲延延延？動手毆打婦女的人已難為國法所容，即令不在整風期間，也應立即送法院。黨員犯法應得處理，這已經不是這次整風所要解決的事了。院領導上為什麼對這問題態度不堅決呢？于樹德的事件已經引起公憤，已經為鬥爭的中心。不解決就不能使運動深入展開。就不能討論一些實質問題。所以院領導沒有因地制宜。我要求黨對目前整風中的問題深入的了解，滿足群眾的要求。又例如：要林楠、王云去職工食堂吃飯，這是正當的。為什麼不解決呢？我覺得黨的領導應該從這些小問題中走出來。去討論這些大問題，這樣整風運動才能正常發展。所以我認為院領導上對這問題起碼一開始就犯了一個錯誤。

我們鳴什麼

院長的報告聽過了。說讓我們四年級的鳴三個下午，鳴些什麼東西呢？老實說我們對於那些惡劣的黨員科長于樹德、秘書李石洋之類是痛恨的，光讓我們寫大字報支持正確意見嗎？不用說我們是十分擁護法辦于樹德的。但是光這些不夠；我們要求討論黨在學校中的作用，討論為什麼學風不盛，討論這種冷冰冰的黨群關係。我再一次要求院長放堅決果斷些，把應該處理的處理掉，把應該解釋的解釋掉，不要在拆牆的時候再造一堵牆。

黨員不應該啞口無言

為了不再造一堵牆，我認為一般黨員也應該積極起來幫黨整風，既然同學們也為了幫助黨整風，這一點是一致的。黨員照樣可以鳴嗎？也可以支持正義嗎？我認為黨員應該積極地發動群眾，打消顧慮，幫助黨整風。現在的形勢是恰恰相反。因為一般黨員也不是整風的對象，而多半只是受整風教育，為什麼不能立即投入運動呢？不要人為的再在黨群關係上造成緊張情勢。黨中央不是一再要求“放”嗎？一再發動群眾，為什麼黨員作不到呢？

目前整風就象被塊石頭絆住了腳，這塊石頭應該踢開，這樣整風才能深入細致，和風細雨，老教授才能暢所欲言，同學也才能鳴起來，整風才能整到實質。

冶金系四年級 冶子

向院長及黨委建議

院長黨委：

我院的“鳴”“放”開展以來，已經多天了，可是鳴和放的情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首先，在“鳴”“放”中尚未暢所欲言的還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一些重大的關鍵問題鳴得太少。至於說到大家鳴大家談在爭辯中明是非的氣氛更是缺乏，為此我們向作為這次整風的領導者黨委及院長建議：

(一) 表示決心，加強領導，大膽放手，充分發動群眾鳴個夠，鳴個透：首先我們認為應立即將鳴放引向我們校中由三害所造成的一些最關鍵問題方面：例如學校的體制及管理方針，教學制度、教學改革中的教條主義及培養目標，人事上的宗派主義，黨群關係以及由於領導上的主觀主義及官僚主義所造成的某些不健康現象……等。

其次我們認為領導應為群眾的“鳴”“放”充分地創造有利條件，必須提出的是我們不能同意，高院長在上星期六報告中所云“……攔路虎什麼……不用管他，他不許你出，你管你放好了……”。（大意如此），當然，我們是反對罵人“攔路虎”……等這種人身攻擊的，而且對於一個參加“鳴”的人來說應該打消顧慮，不怕障礙，堅決大膽地“鳴”。不過問題還在這里：那些個別黨員（而且還是擔負着一定職務的）他們不是與群眾爭鳴，而是阻礙群眾鳴放。為什麼院長及黨委對這種違反中央方針的做法不加以譴責？為什麼不給以群眾公開有力的支持而僅僅這麼輕描淡寫地提一句。

我們還這樣認為：為了給群眾有充分“鳴”的場所，應該學習“清華”“北大”每系每齋開民主講壇，應該運用廣播，甚至也不妨有個民主講壇。為了搞好鋼院“鳴”“放”，建議院長和黨委可以多學習一些兄弟院校的經驗。

再次還想一提的是我們要求“鳴”，幫黨整風，可是我們也堅決反對那些背棄了“團結”目的的漫罵。我們相信廣大群眾也都是如此的，只要全院同志都鳴起來，鳴個夠、鳴個透，其最終結果一定是燦爛的鮮花開遍鋼院，至於毒草，是無其存身之地的。

(二) 堅決貫徹邊正邊改的方針：

為了把群眾的注意力轉移到更重要的問題上去，也為了鼓舞群眾參與“鳴”“放”的決心和信心，這一點是完全有必要馬上實現。

首先應該將群眾所提出的問題能解決的即予解決，需要說明的即予說明，千萬不要象彌勒佛的乾坤袋似的“有去無回”。

例如對於群眾意見最集中的騙取補助金，李石洋……等人一些作風惡劣及違法亂紀問題，黨委即使不能馬上作結論，但是表示一下態度總是可憐。再如群眾紛紛認為林楠、王云及幹部特別班學生，不應在高級知識分子食堂用膳問題黨委是完全可以迅速作出答復的。或者是說明他們所以必需在那裡用膳的理由，我看是立即回到職工食堂去用膳……。

總之，調查研究固然必要，但是可以迅速解決的問題，應儘快解決。

而最重要的還是院長及黨委委員應該從現在開始立即深入群眾，除了參加教授們的座談會外，還應接觸下一般的教職工及學生。

周總理曾經親自到電影演員劇團宿舍訪問青年演員，為什麼院長不能來同學宿舍聊聊天，听听同學的心聲或者到學生食堂吃二頓飯，體會體會何以同學對伙食的意見如此之大？至少限度參加第一批整風的領導同志應該每天親自來看群眾所出的大字報及黑板報，而不是坐在辦公室中听人匯報“今天群眾又寫了些……”。

這一些不是小事，而是對群眾參與鳴放的

鋼院大冶金主義中的採礦系

机械系的老师说：『魏院長捧冶金系為王牌，而不把机械系放在眼里。』我們也要說：『採礦系的命運更為可憐』若不相信就請看下面點滴事實吧！

一、設備達到“國際水平”

實驗室設備的簡陋程度為各系之冠，難怪同學們說：我系教授多，但無用武之地，也難怪鋼院介紹上把同學作電扒實驗的照片，選為唯一介紹採礦專業的“法寶”，且連載多年。更有趣的是到處流浪作實驗。如：礦山機械實驗，排隊前往礦院參觀。水文地質實驗，作客于地質學院。保安防火却光臨本市消防大隊。1954年平測實習，儀器來自地質學院，老師却由軍委測繪學院借到……。一直至今設備情況仍無多大變化。

無怪乎同學們唱出如下歌謠：
『指導老師普天下，設備也有萬萬千。
母校雖說在鋼院，地質礦業也有緣。
流浪生活頗有趣，眼界寬廣學問淵。
感謝我們首長，為咱創造好條件。』
黨總支書記王連甲同志曾說：『我系過去每年皆曾撥大批資金為我系購買設備，只因世界市場缺貨等等。』但為何東工、礦院又能買到？恐怕買不到的是指若干年後才能設計出來的“頭等”設備吧！其實只要你看一下本月24日的工會通訊，就會明白他在公開撒謊。的確，當我們看到××報云鋼院設備已達“國際水平”時，曾傷感地說：『鋼院已不考慮我系之存在了。』

二、不征求同學意見，亂換師資

許多基礎課老師正當深受我系同學熱烈讚揚之際，却突然調往他系任教，難怪同學們說：『我們是鋼院教學試驗場所』。

三、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

領導對我系同學說：『採礦是冶金先鋒，是鋼鐵聯合企業不可缺少的一環……』對其他系同學說：『由於我國過去是半殖民地經濟，使採礦超前於冶金、軋鋼……故我系重點為後者等等』，意即我系只起點綴作用的專業。請問：目前為何有些高爐、平爐開工不足？礦石產量多，是否表明不需提高採礦工程的理論技術水平？英、美、蘇等國已將用遠距離操縱的機械來裝備礦山，難道我們能永遠滿足於手工業勞動嗎？難道我們能忍心讓礦工兄弟繼續受岩塵病和其它許多傷亡事故的襲擊嗎？

四、領導無心重視我系活動

連參觀也沒興趣

如1955年迎新時，陳列得空前精緻的我系展覽室，曾熱烈地邀請魏副院長前往參觀、指教。但他終不願光臨，對別系的却頗喜欣賞。又如1956年寒假，他曾親往弓長嶺鐵礦視察礦四實習情況，但不知為何不去現場看看。當別人開起時，他却說見過露天，地下就不必再看。難道能以露天開采來估計井下情況嗎？真是不懂裝懂。據說某領導曾與他互相打賭說：『若你下井，我也下井』，這種以賭注的方式來關心我系的教學活動，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五、哄小孩式的“照顧”

領導為了和緩我系同學巨大的不滿，便公開宣稱：『我們尚未皆是優先“照顧”採礦系，如再次“國慶”和“五一”的遊行都讓採礦系同學帶頭……』然而暗中却把我系提出的購置教學設備的預算拘留在保險櫃里……。請問：我們需要的是良好的學習條件，還是滿足於每次遊行皆打“先鋒”呢？

六、動蕩不安和不討人喜歡的命運

幾年來我系一直沒有完整的发展計劃。院領導對我系老師提出的專業安排方面的建議毫不關心。要他們去高教部談判，而他們却又被高教部大衙門拒絕會談，更令人氣憤的是一方面院方蓄意將我系推出，如偷偷地把設備完善、師資雄厚的選礦專業取消，讓整班同學改行……另一方面又對我們說：『你系離開鋼院會使我們感到莫大的難過……(?)』請問：去年要將我系併入交大的決定，為什麼連對系主任也實行保密？幾年來為何時又主張我系併入他校，時又主張留于鋼院？這種弄得我們人心惶惶的

“豬肚面時時變”的作法難道只是高教部的錯誤嗎？

例子還有很多，這只說明在“主宗官”的指揮下，採礦系在鋼院只不过充當一名“跑龍套”的角色。

親愛的同學們，採礦事業的伙伴們，看了上述點滴事例，難道不引起你內心的憤慨嗎？沒有娘的孤兒是可憐的，可是我們在鋼院幾個領導人物的心目中處的地位又如何？為什麼我系的新生思想工作最難搞？為什麼有人念了三、四年還不安於心於自己所從事的專業呢？為什麼我們的科研工作搞的不是那麼轟轟烈烈呢？是我們怕苦嗎？是我們自卑嗎？是我們腦子不靈嗎？一切對這些問題採取簡單的、粗淺的看法，我們皆堅決反對!!!我們說：主要是由於自上而下的對我們的不重視而造成的。在一個學院里，有的設備是世界第一流的，有的却是從過去幾個學校中收集起來的一堆破銅爛鐵，有的實驗室是高大、明亮、寬敞的樓房，有的却是矮小、陰暗、狹窄的草棚，這難道說得過去嗎？這不是偏愛是什麼？！

採礦事業親愛的伙伴們，假如你們亦有同樣的想法，那就請出來同我們一道，為我們系應有的地位，為爭取起碼的學習條件，而把心裏話拿出來鳴一鳴、放一放吧！讓我們異口同聲地向那些“主宗官”疾喊一聲：『假如需要我們留在鋼院，就應重視我們的根本利益，不然就干脆讓我們獨立!!!』

礦三：賴兆旋 潘亞東 韋冠俊
礦四：吳家本 周履壇 賈舍
宋同福 陳南德
任天貴 曾繁浩

分析化學教研組討論

內部矛盾摘記

五月二十五日分析化學教研組工會小組會第三次討論“學校內部矛盾”問題。

黨群關係疏遠，黨的發展工作應大大改進

很多同志對黨的發展工作和思想工作提出了意見。張文彬說：鋼院黨組織的發展工作存在着以下的缺點：①發展黨員的方式是脫離群眾的，有很多新發展入黨的黨員，入黨很久群眾都不知道；由於某些被發展入黨的同志缺乏聯繫群眾的作風，平時只接近某些黨員幹部，而黨員幹部事先又沒有充分徵求群眾的意見，這也是不對的。②黨的發展工作，過去注意歷史條件、社會關係較多，對入黨同志的思想覺悟水平和聯繫群眾的作風方面重視不夠；對思想覺悟水平的看法，應該從各方面考察，否則易造成入黨動機不純和入黨後有特權思想。歷史簡單不是唯一入黨的條件。

武先生說：黨員應在群眾中能起作用，在群眾中影響不好的不應該發展入黨；在發展黨員的方式方法上應該改進，不要發展脫離群眾的黨員。劉文祿說：黨不關心群眾的政治要求，黨課也很少找群眾去聽，黨支部只管黨團員，不管群眾，黨是關着門在發展黨員，建議黨委會吸收黨員時應聽取群眾意見，並抓一抓群眾的思想工作。黨員應該幫助群眾提高覺悟，但我們的黨員都很忙，很少接近群眾，如能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比黨員單干效果好的多。

“鳴”“放”還沒有很好展開

系主任最了解學校情況，應爭取他們大大放鳴

武先生說：由於以下幾種情況，證明我院的鳴放還沒有很好展開：①大多數系主任還沒鳴，或是只作了有顧慮的“鳴”。系主任最了解學校行政、黨團組織和領導幹部的情况，應爭取他們大大放鳴。②平時接近領導接近黨內同志的人還沒鳴放，可能他們對政策是不十分了解。③從對周榮章品質惡劣所揭發的材料來看，多是自煉鐵教研組、翻譯組揭發出來的，而周所在的煉鋼教研組卻沒有揭發，其中必有緣故？

黃芷芳同志說：黨委應注意發動大家鳴放，應把妨礙大家鳴放的人調開，例如目前普化也鳴不起來。

冶金系對分化教研組不公平

很多先生認為人事部門的工作非常混亂，連王云處長也說去年評級時被系秘書包圍了。武先生說：教研組主任對組內教師最了解，但評級時為什麼教研組主任說了不算，周榮章說了就算？建議將去年不夠升講師的都降下來，各教研組標準應一致，把我們組內應升講師的也升上去。

幾點建議

- ①學校應檢查這幾年來的人事工作，錄用、升級等是否公平合理？
- ②建議整風辦公室吸收工會、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協助工作。
- ③學校應實現“邊整風、邊改進”的諾言，要及時處理某些已提出的問題。
- ④建議立刻扣還冒領補助金者的補助金。
- ⑤對實驗室編制應有一定的制度，以鼓勵實驗室同志在工作中提高，否則影響教學和科研工作的開展。

黨委過去對提意見要求講究方式

任先生還說：過去曾向黨委提過意見，黨委認為我提意見不講方式不能接受，所以這次本來想決心不提了，只要黨誠心改，不提意見也應自己檢查，否則提也沒用。希望對江達榜蕭反時的問題趕快做出結論。

李鐵夫的工作方法：推、拖、騙

任先生說：過去每次去找李鐵夫談問題，他總是說我要開會去了，或說不了解情況，或說過去的事別提了等等。借口推拖不解決問題。

利用職權、挑撥大家不團結

武先生說：過去由於領導上為了自己工作方便，推、拖、挑撥，造成組內很多同志間的誤會和不團結，以後領導應真正負起責任來，解決問題，不應把罪過推給別人。

陳先生說：周榮章過去是“有功則攬，有過則推”。

(分析化學工會小組張文彬摘記)

也談學分制

礦59.3 賴兆旋 潘亞東

事先聲明：教學採取學分制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並不太清楚，只是鑑於目前學術界的老前輩的談話中，略略領會了一點點，覺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好處的，不妨提出一個具体情况來進行兩種教學制度的比較，可能會說明一些問題，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我和小賴本來都是本屆的畢業生，但不幸在三下的後半個學期，因病停止上課了，後來健康情況不見好轉，以至不得不辦理休學手續，放下即將學滿的學業，這確實是個遺憾的事情。眼看就要和大家一起出去為祖國工作了，可是我們兩却留了下來，多麼的不幸啊！除了忍受肉體的痛苦之外，精神上總是抑鬱不樂，情緒惘然。也許大家要問，生病了嘛！這能怪誰呢？是這樣，問題提得很復雜，以前我們也是這樣默默無聲的耐心等待，總有一天會有結果的。但畢竟是很難盼到的啊！我們處在教學改革的特定期限，四年制的最後一年，休學就得晚兩年，可是按照舊有的教學計劃擺在我們面前的還剩下多少功課呢？情況介紹出來，真有些不忍心，我們剩下總共只有幾門功課，而這幾門中的安全技術、企業組織計劃、設計原理，都是能夠自修得好的，再來看我們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病後，我們經過一個時期的休養，健康情況好轉了，時間方面，本學期我們倆只有一門政治經濟學，剩下很多時間，完全可利用。在這種情況下難道說為了這幾門功課需要留校繼續學習兩年半，拉下總共不到半週的功課，和一個畢業設計，却要兩年半的時間來補償，這樣合理嗎？假若我們是採用的學分制，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我們可以通過自修來掌握這幾門功課，待達一定的分數即可走向工作崗位，這不很好嗎？

因為這個，我們覺得學分制比目前我們所實行的教學制度靈活得多，既然要靈活，何嘗不可採納，這一制度的其他優點，暫時還體會不出來，因此也不便談。但是單就提出的情况看來它是優越的。我們希望學校向高教部反應反應我們學生的具体情况，在教學上不要以宗派主義的態度來抹煞別人的一切，更不應借教條主義來亂搬別人的東西。

類似我們的情况在其他專業中也存在，希望大家都出來說說自己的意見，目前我們學校已經開始“鳴”起來了，鳴的內容多數是誰多坐了汽車，誰多住了房子，誰的態度惡劣，誰的行動粗暴，這一類的事情。這些固然也要提出來，但是就我們的本行來說，希望老教授們和老師們多就我們的教學制度，教學體制發表些意見，我們學生歡迎老教授的發言，特別歡迎象劉景芳教授那樣暢所欲言的態度，幫助黨把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搞好。編輯同志，請把這篇稿件登出來，讓教授們了解一下我們學生的心願。

機四「短笛報」舉行座談
畢業分配
應貫徹群眾路線

機四「短笛報」編輯部，根據同學的要求，上月26日下午召開「畢業分配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各班代表及同學五十餘人。人事處處長王云同志、學生科科長張繼曾同志、黨總支汪令瑩同志、專業教研組主任孫一康老師、系秘書魏吉祿同志，也應邀出席傾听了大家的意見。現將座談會上同學發表的意見綜合報導如下。

一、揭發過去分配工作中的缺點

1. 严重的官僚主义

过去的分配工作，全由人事科、学生科包办，他們高高在上，不了解現場和同學的情況，不調查研究，也不傾听群眾的呼聲。畢業分配好比封建制度下的「大姑娘上轎」，上也得上，不上也得。學校把同學推出校門后就作為「嫁出的婆娘潑出的水」萬事大吉。

去年機五分配是由領導秘密進行的，部份同學分配得很不合理，學生科抬出「服從祖國分配」的牌子對大部份同學進行個別說服與動員。同學的志願領導上是否充分地考慮過呢？請听听老大哥對我們的告誡吧！「你們一定要堅持分配原則，不能象我們一樣」。冶金工廠機械設備的專業人材，現場很缺乏，但是去年機五同學在分配工作中却改了行，有的被分配作行政工作，有的則被分配到與專業極少有關的「另件教研組」、「工程畫教研組」，很多同學，不願背上「拒絕祖國分配」的包袱，帶著沉悶的心情，勉強地走上了工作崗位。

2. 宗派主义

「先黨團，後群眾」已經成為分配工作中秘密的原則。黨、團幹部包圍了「人事處」、「學生科」，他們的反映，往往並不十分公正，而「人事處」善于「偏听偏信」，把他們反映的情況當作分配的唯一根據。「近水樓台先得月」，黨團幹部的志願都能得到滿足，佔據了條件較好的工作位置，把剩下的條件較差、大家不願去的地方，用群眾來填補。

黨、團幹部在分配工作中歧視群眾的現象層出不窮，他們不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以配備幹部力量為借口，首先安排自己。他們在動員別人時能講得頭頭是道，因為在他們背後已經有了「滿足志願」的靠山。去年機四畢業實習分配工作中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要求到上海、大冶、重慶去的人較多，黨員幹部都優先獲得了到這些地點去的權利。機四黨支書原來按他的要求分配到重慶，在公佈名單前二小時，突然提出要改到瀋陽，他的要求毫無困難地實現了。

3. 裙帶風

鋼院人事部門的「裙帶風」在畢業分配上亦有盛行的趨勢。去年留助教時有些人不是從量材取用的角度出發，而是單純為了照顧愛人關係。把學習較差不適于做教學工作的也留了下來，這使得我們學校中出現了一些不能勝任的教師，他（她）們感到缺乏本錢的苦惱，同學也感到他們對學習指導薄弱，對鑽研無助，對我們鋼院師資發展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二、現在動態

我們願意服從合理的分配，但希望儘可能地考慮到個人的志願。我們對畢業分配的意見與要求，也曾向領導上反映過，然而，分配工作依然是在秘密地進行着。

在別的院校對畢業生廣泛徵求意見，預先填志願時，我們學校沒有動靜。學生科給我們下了通知：「凡有愛人關係」、「家庭關係」、「身體不適于地區氣候」……可以申請備查」。結果使部份同學，強調自己的困難，提出不合理的照顧、要求，而不考慮自己是否真正適合于新的工作崗位。部份黨團幹部用偷偷摸摸不可見人的「特殊理由」要求在分配工作中「優惠」。把工作搞得神秘化，使大家顧慮重重。

現在已經有这样的傳說：「目前留校當助教的名額已經內定」同學中流傳着分配工作中的「幕後活動」。××先生直接到學生科去要求留下自己的愛人。××同學為了達到留校的目的很快地和××先生拉上了「愛人關係」。這些傳說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大家懷疑分配工作將究竟根據什麼原則？

不久以前，學生科給班上團支部發出了一份通知，要求將班上每個同學的情況用三言兩語表達出來送交學生科作為畢業分配的參考。我們對此表示不滿。學生科這樣的工作方法是否真正了解同學的情況？學生科的幹部是否能下來听听我們的呼聲？團支委在背地里對各個同學「簡單的鑑定」能否作為「畢業分配」的依據？我們要求把這份「鑑定」公開出來，讓大家來討論，真正了解同學的並不是黨團幹部，而是我們自己。

三、我們一致的要求

1. 坚决彻底的群众路線

官僚主义在分配工作中所造成的不合理現象，在同學中已引起了極大的反感，用不着用更多的理由來證明，只有同學才會對自己的同學更了解，只有來自群眾的要求，才能完善地表達出群眾的愿望。在這次分配工作中，我們堅決要求有關部門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國家的需要出發，結合個人志願與具體條件，來決定我們的「命運」，一切秘密進行的活動都是不合法的，一切營私與舞弊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將與這些舊社會的官場風氣作不調和的鬥爭。任何裙帶關係都為我們所鄙棄，我們要求的是堅決而徹底的群眾路線。我們要求攤牌！攤牌！再攤牌！

2. 分配原則及若干有關問題

我們認為：只有合理而公正的分配原則，才能貫徹群眾路線，因而有必要使分配有關部門在原則上與同學的意見達成一致。在這兒我們提出如下的原則：

- 1) 量材取用，決不遷就任何無理要求。
- 2) 分配整個過程完全公開，反對神秘化。

3) 反對過分強調個人條件，任何的照顧都應提交同學討論。

4) 到艱苦的地方去或在不能滿足志願時，應多次徵求本人意見，反對強迫命令與粗暴，並應照顧到知心朋友在一起。

5) 組成專門的委員會負責主持有關分配工作的進行，該委員應由下列人員組成：

- (1) 人事處、學生科代表
- (2) 專業教研組、系辦公室代表
- (3) 學生代表（由同學自己選出）

在具體進行分配時，有關分配部門應盡力地為分配工作的進行創造出良好的條件，分配方案應及早地下達，所要分配的工作地點及名額，工作的性質、要求，及條件，應當作出詳細的介紹。

我們一致認為，具體分配過程的進行，應當符合于以下的步驟：

- (1) 宣佈各工作部門需求情況及名額。
- (2) 填寫志願表。
- (3) 由有關部門作出初步平衡分配表。
- (4) 平衡表交給各班同學或全體同學討論。在此時期內，有關部門應廣泛吸取群眾意見，反復解釋一些分配時不能滿足志願的困難並作出適當的調整。
- (5) 再一次地公佈分配平衡表，在沒有意見或在同學中公認為沒有不合理的分配現象時，始能最後確定，否則應多次地重復以上的(3)、(4)兩項。

有必要談清楚一些與分配有關的問題，我們對下列的具體問題有一致的看法：

留助教問題

只有符合于下列條件的人，才有條件從事于人民的教學工作：

- (1) 群眾公認為學習、好業務知識廣泛。
- (2) 同學公認道德品質良好，能作為學生的表率。

不學無術的人，他們只能給人一些糾纏不清的糊塗概念。風氣不佳的人，在生活作風上只能給予人一些壞的影響。作為青年師表的青年教師，這些人是決不能勝任的。不難想象，這些人只會帶來「誤人子弟」的嚴重後果，甚至危害到祖國的教職事業。

我們反對借口與製造任何特殊關係，而達到勉強留校的目的，我們一致要求將現存教師中一些不合乎條件的人調派到其它更合適的崗位上去。在這次分配中，我們的看法是：

- 1) 決定留校與否，主要應听取講師以上教師的意見。
- 2) 學業與道德應得到同學的公認。
- 3) 對於在校的愛人關係，可按下列方案考慮照顧。

- (1) 一方條件好，可以對其優先照顧；
- (2) 一方條件不好，而另一方為專家時，可以考慮照顧志願或地區。
- (3) 雙方均非專家又有不夠條件的，可

考慮二人一同調走。

4) 要求留校同學過多，必要時，可進行考試，但仍然應廣泛地徵求意見，恰當的照顧，我們是完全支持與同情的。我們嚴厲地指責那些進行幕後活動的人，那些只是貪圖安逸，貪圖享樂的人。我們希望黨、團員能起示範作用。

黨、團籍問題

我們反對把黨、團籍作為分配的原則，但我們並不否認任何政治上的因素。

我們一致認為決定政治因素的內容應當是：

- (1) 歷史清楚；
- (2) 對社會主義事業忠誠。

我們反對宗派主義的分配方法，任何其它的附加條件都是不合理的。

檔案材料問題

檔案材料神秘化已經成為慣例。听從于少數黨、團幹部片面的看法，即對同學作出「全面」的鑑定。多少的主觀成見與個人想象包含在內！有同學說：檔案中一句話，等如一輩子的無期徒刑。不能不說，這是宗派主義的溫床與根源。

我們一致要求檔案材料公開，我們認為對於同學的鑑定更主要的是听信於群眾的意見。少數人的包辦與代替，是我們激烈反對的。

四、我們的態度

機四大部份同學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願意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願意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願意服從祖國的統一分配。但我們也要求領導上仔細考慮我們的志願，把我們每一個人平等看待。

人事處王云處長在會上說得好，「大家的意見很寶貴，人事分配工作確實有缺點，大家的眼睛亮，希望大家對過去工作的缺點大膽揭發，幫助整風，改進工作……」

是的，我們絕不是討價還價，我們反對分配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裙帶風。希望的是在分配工作中，走徹底的群眾路線。

(彭楚雄、王金鑑、王桂興整理)

「哄」與「騙」

采礦系遷校西安併入交大一事，魏院長曾作過一次動員報告，在報告中談及交大的師資實力，基建規模……等等情況。而其中着重地對我們解釋院方對采礦系之「關心」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並列舉多例，從而證明采礦系確被「重視」，並放在「適當」的地位。到會者听之，深受感動。心想院方這樣重視采礦系，若有人關專業問題，不安心學習，如何對得起我們黨和毛主席？還有「關心」我系成長的魏院長。每當回憶這次報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最近在采礦系之整風座談會上談及院方的大冶金主義，排擠采礦系取消選礦專業，讓采礦系之教學設備預算在領導的抽斗里躺了竟有一年，就在我們要搬西安之時，却想扣壓我系之教學設備……。這就是魏院長所謂的對我們的「關心」和無微不至的「照顧」，凡此種種都是與上次報告不相符的，實有天壤之別（上提資料請見工會通訊〔24〕）

奇哉怪也！令人難以置信，魏院長竟還有此套花招。

身為一院之長如此不重視采礦，試問如何來教育學生，使之安心學習，熱愛專業？身為培養鋼鐵工業人材之高級知識分子，還存在此種思想，請問如何能夠扭轉社會對采礦之不良輿論？實難令人理解！

教育的方法決不是「哄」與「騙」，真正的關心決不是「吹噓」，雖然魏院長也會說：「鋼鐵工業是重工業之母，而采礦事業是鋼鐵工業之母，因此采礦事業就……」，「在蘇聯工程師中最受尊敬的是采礦工程師，因而我院也將采礦系放在……」。但這些已不能在你院長嘴上起得應有之作用，因為你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這也是「哄」「騙」之必然後果！

我知道魏院長很忙，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希望放上一點點時間思考一下，當然「再思」「三思」就更歡迎了，因為舊病復發常成不治之症。

最後希望魏院長有暇找個適當時間向我們同學解釋解釋。以除不必要的誤會，要是事實相符的話，那末向我們檢討檢討也有其必要。

懶惰成性的石磊

力學教研組交談錄

提到除“三害”，不能不使我們想到一位典型。

提到我們過去的機械系秘書、黨總支書記，現在的物化系黨總支書記，我們鋼院的黨委委員——石磊，無不有口皆碑。關於他的官僚主義事蹟，不可勝數，在此聊舉數例，也許有助於黨委工作的檢查。

嘴吧上的群眾路線 只聞梯響不見人來

穩坐辦公室是石磊的特點，表示要與大家接觸，要深入下層是石磊的特點，這兩個特點能夠同時存在，更是他突出的特點。石磊不止一次的向我們教研組的有關同志表示，要參加我們的教研組會，有時還故意裝得鄭重其事的样子問什麼時候開教研組會。其實，他根本沒有打算來參加，試問近兩年來石磊參加過我們一次教研組會沒有？在一次高級知識分子的座談會上，石磊曾代表黨表示過去與大家接觸不夠，今後要多與大家接觸。這是一句嚴肅的代表黨所說的話，但是居然會成泡影。在這一句話之後石磊從未有與我組任何同志接觸訪問過。是不是他很忙呢？無論是上班還是下班，我們都有充分的材料說明不是“忙得很”而是“閑得很”。那末“表示”要與大家接觸又是什么意思呢？

支書的“關心” 群眾的遭遇

作為一個黨員，尤其是總支書記，是應該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的。但是我們來看看他對群眾的“關心”情況吧：我組喬端同志關於自己的問題幾次找他談話，但他聽得想打瞌睡。喬端曾打電話約他談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有時間我來找你”。可是時過半年一直無下文。但是力學教研組撥歸工藝系領導時，這個問題很快就由工藝系黨總支解決了。楊季偉同志申請房屋，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或發表他的意見，然而他批的是官樣文章：“轉校產科考慮”。馬安禧同志工作中有一些問題希望他幫助解決，不但不解決，最後反而推卸責任。馬安禧同志為我組同志家屬的工作問題，找他商量，最後得到的回答是：“叫他自己去找人事科罷”。朱毅麟同志寫好了入黨申請書，想向他提出申請入黨，走進辦公室，未談上三句話，便下了委婉的逐客令，結果入黨申請書原封帶回。這就是群眾的遭遇。

石磊就是這樣對待黨交給他的政治工作的任務，結果群眾和他疏遠了，甚至也覺得和黨有些疏遠了。他給黨帶來了這樣的損失，似乎還無動於衷。

不動腦筋沒壞處 对上唯唯好干部

作為一個黨總支書記，本來可以有許多事情可抓，有許多事可做，有許多東西可想，有許多問題可以發現。可是石磊做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發現了些什麼呢？根據我們的看法，他沒有想也沒有發現，只是把上面佈置的工作往下面承轉一下而已，既不具體研究情況，也不反映問題。當上級提出教學第一的時候，他對教研組關於起碼的進修的呼聲，置若罔聞。當學校提出“包下來”的時候，他還創造性地要求教研組的教師送通知、收公文、管圖書、領消耗品……等工作也包下來。當學校提出向科學進軍的時候，石磊對教師們的進修却好像又關心了，也許奇怪，從送通知、收公文、管理圖書……到“關心”進修這個180°的轉變，怎麼一下會在石磊的頭腦中搞通了？其實並不奇怪，這些問題那里通過他的頭腦，只不過是看看上面的“意圖”行事罷了，也許正因如此，石磊才被認為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好干部罷？

睡覺第一 工作第幾？

在石磊的思想意識中，關於吃飯、睡覺、工作、學習……等的次序是怎樣擺法，我們不太清楚，但根據他的表現，睡覺擺在第一大概不會錯。喬端同志找他談問題，他要瞌睡；在肅反工作佈置會上，他睡覺；學習馬列主義是每個黨員的義務，但他在馬列主義夜大學上課時也睡覺。據說他在重工業部工作時，隨王司長到西南檢查工作，在記錄匯報的時候，他也能睡覺。象這種以睡覺來對待工作的態度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黨總支書記兢兢業業對待工作的態度嗎？

飛黃騰達 靠黨吃飯

石磊是50年參加工作的，當時中技才念了一年。到鋼院後，短短兩年，一躍而當秘書，每月工資99元，是憑鬥爭經驗嗎？不是，畢竟還是新黨員，是憑工作成績嗎？也不是，稀里胡塗，馬馬虎虎原是一貫的表現，當然更

不是什麼文化水平或理論水平。既然是少德缺才沒有資，何以這樣飛黃騰達？無非靠黨吃飯。

值得提出的問題

根據我們了解的僅部分情況，不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

1. 不知黨委會是否了解石磊的工作情況，是否了解群眾對他的反映，為什麼他還能長時期保留這種作風，是不知道呢？還是認為問題不大呢？
2. 石磊這樣的工作情況，何以還能長時期地身居高職，為什麼還能得到上級的欣賞？
3. 以石磊的工作水平，業務水平，政治水平，何以還能這樣飛黃騰達。

共青團員的我，也來參加一鳴

鋼57.1 方漢庭

(一) 黨群關係

在發展黨員時總是秘密地或半公開地進行，如我們發展的幾名黨員，根本不知在什麼時候通過的。在過去發展一個黨員時，同學可以參加，而社會主義高潮後，發展黨員反而在秘密中進行，是不是不需要群眾的意見呢？

在發展黨員中亦存在着宗派主義，只要常常向黨員匯報所謂思想情況，就能發展其為黨員。一旦被通過為預備黨員後，那頓時年長數十，舉止穩重起來，本來活潑可近的同志，笑話亦不說了，這樣同學亦就與他疏遠了，覺得可敬而不可近。造成這樣的情況，我想主要是黨委對黨員教育不夠，黨員自身覺得與“他人不一樣”了，久而久之，同學們的知心話自然就不會向他講了，顯然亦就不會知道群眾的要求，黨員在班上或多或少擔任一些工作，由於日常群眾與群眾在一起，黨員與黨員在一起，這就不可能在工作中不犯主觀主義。

一般黨員對上級很負責“完成”任務，而對群眾的意見則置之不理。如搞先進集體時，在團支部會上就有同志反對，認為我組具體條件不夠，然而書記（黨員）硬要實行，後來曇花一現，無形地消散了。

我們班上某些黨員在生活上特殊，如考試時開夜車，不遵守作息制度，影響了同學的睡眠。由於黨員這樣做，因此在上學期期終考試時我組開夜車同學每天達半數左右。聽說黨支部認為這不是原則性問題，團支部與班會亦就無法挽回這一局面。我覺得如果黨支部真是這樣地認識這一問題，試問學校的制度不是原則問題，在學校里什麼樣的問題才是原則問題呢？

黨員總是好為人師，講大道理，但無說服力。只願意聽同學的思想而不願談自己的思想，似乎自己思想上毫無問題，毫無想法。如徵求對畢業分配工作的意見時，心直口快的群眾就會把自己的要求，打算破口說出，而反問一下你準備畢業後幹什麼？我還沒有考慮成熟。我覺得這樣的回答怎能使人相信呢？又如何能深入地談些問題呢？因此群眾也學會了這一套，凡是在原則問題上，徵求意見時本來自己已有看法亦就以沒有考慮成熟來敷衍了。這樣怎能做好細緻複雜的群眾工作呢？

總之黨員在生活上，活動上不與群眾打成一片就會造成主觀、宗派和官僚三大主義。

(二) 對目前我院整風運動的兩點意見

(1) 就目前情況看來，在討論會上黨員很少發言，很少對黨委提出批評，有的表示沉默，沒有與群眾一道大膽“鳴”“放”，我覺得這種表現是不符合中央整風的精神的。群眾只是幫助黨整風，何況過去與黨委接觸不多，難以提出許多意見。黨員應該挺身而出對黨委提出意見，我想決不會有醜不可外揚的思想存在吧？對批評三大主義我想不會有什麼秘密吧？希望黨員能與同學一道大膽地鳴放，否則就只能認為黨員在會上作客而不是主人了。

(2) 希望黨委能及時的啟發群眾鳴放，給群眾引路，能解決的問題應該立刻解決，有困難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可以向群眾說明、商量、共同解決困難問題，這樣群眾才更有信心深入細緻地幫助黨整風。

(3) 提意見時無論是大大字報、黑板報，都應抱着治病救人，和風細雨的精神，不應以漫罵來整人，對三害我主張一棒子打絕。

分析化學實驗室人員的意見

分析化學實驗室的同志們，在最近一次工會小組討論會上提出以下幾點意見：揚維明和乞相懷同志都認為：

1. 學校應對各級行政領導干部的工作進行檢查，有些不稱職的科長不能因為是資格老的黨員就提拔當科長，應該換稱職的干部去做。

2. 總務科對工友的思想教育很不好。剛來時強調任何勞動都一樣，應安心工作，調出時則說是“為了培養你”“調出去都是好的”，但對不調的人則說“調出去都是不好的”，這就是總務科某些領導干部（如王續才）的“工作方法”“工作手段”，有人認為在總務科若不向領導討好，就得不到提拔，有的工友是會計訓練班出來的，有做會計的能力，但都得不到提拔。

3. 倪志清同志希望領導上重視實驗室的保健和保安問題，以前提過多次得不到解決，領導上均以研究研究作為官僚主義的擋箭牌。

4. 國浦建和小揚說：工資評的不合理，為什麼行政人員與教學輔助人員的工資相差懸殊？尤其是黨員，行政科長與一般科員的工資相差也很多，有些科長的能力還不如科員強，所以有的科員就提出“向科長進軍”。

5. 小揚還說：設備科看不起實驗室助理員，去辦事非得實驗室主任去才能解決，主任讓我去就不行。

6. 陶飛雲和王秀蘭同志都說：同是專科畢業的學生，黨員都分配到教研組做教學工作，而非黨員則分配到實驗室工作，如果黨員留在實驗室工作能起作用就能把工作搞好。劉同志說：自己不安工作，也是由於黨員都不願干實驗室工作，我也不干了。

7. 小揚說既然在工資待遇上是按勞取酬，就不應該在福利待遇上（如住房、吃飯、用傢俱等等）再分很多不同等級來對待。甚至同是干部的第二代，受到的待遇也不同。例如有專門高級干部的子弟設立的學校，別人的子弟均不得其門而入。（分析化學工會小組張文彬摘記）

基建科鄭不才(黨員)及其愛人虐待母親 引起隣居不平

一、別忘了是誰把你養活成人的

鄭不才年老的母親，低三下四的、無微不至地侍候他們夫婦；給他們做飯、做菜。晚上睡覺前還把洗臉水端到他們的床前，但是換來的仍是虐待和吵架。他們嫌母親做的菜不好吃，不要母親做菜，只“命令”老母做飯。但有一天中午因開會回來晚了，鄭的愛人薛慧問道“你怎麼不做菜呢？”母親答“你不是叫我做菜嗎？”……又是一場吵架。我們要問是誰把你養活成人的。

二、鄭不才、薛慧歧視勞動 不准老母參加洗衣組

由於老母不願在家受虐待，要參加洗衣組去給人家洗衣服，搞點另錢供小兒子上學校，但他們無理不准，結果老母只得不做。

三、鄭不才家內階層分明 老母親是下層

①鄭、薛和女兒三人大吃西瓜、香蕉……老母在一旁聞“余香”，待命清理瓜皮、香蕉皮……

②吃飯時階層更分明，鄭、薛和愛女在食堂吃，鄭的弟弟送在學生大灶吃飯，而老母則留在家裡給幾個錢，自己吃着粗飯渡余生；並且還替他們當“清道夫”洗衣，倒洗腳水……。我要問鄭和薛：你們忘了嗎？你們年幼時，我母親也象現在對你的愛女一樣……。你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往那兒去了？

四、鄭不才眼看愛妻大砸傢具來“示威” 迫得老母無家可歸 淚水滿面離“敗子”

56年暑期的一天晚上，鄭不才家鍋、盆、瓢、勺一起响起來了，這是薛慧在砸傢具。事後薛慧回了她娘家。以下是她和鄭在通信中的對話：

薛：“老婆子不走我不回家”。

鄭：“她（母親）去給人家當媒媽去”。

薛：“甭說在鋼院當媒媽，就是在北京我也不回去，否則咱們就離婚”。

鄭不才遵愛人之命，把剛失去老伴的母親（鄭的父親在去年患腦沖血去世）趕到了哈爾濱去。

趕走母親不到十天，薛就回來了。我要問鄭不才“你趕走了你無家的母親，你忍心嗎？共產黨員應有的共產主義道德、人類的美德你忘了嗎？你們還是黨員、團員嗎？你們是革命干部嗎？”

我要求黨的領導負責監督鄭、薛撫養他們的親生母親！

修配廠 楊華錦